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四七五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爲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

年八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

容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

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

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

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

曰道謂言○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

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梓而後

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

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

得賜天子旌

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

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擬於天子

師古

曰擬比也音擬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

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

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千萬

一作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

則車馬皆在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卽車也瓚說是

既朝上疏因留

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

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師古曰著音竹畧反

與漢宦

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

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曰止也

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師古曰不敢更

於此事言

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

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

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師古曰  
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

相軒丘豹師古曰姓  
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  
韓安國皆泣諫王王

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  
謂責而怨

之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  
孝王大夫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  
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

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  
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  
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  
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

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  
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  
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  
爲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

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爲帝壹

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

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攽

曰如故爲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

王登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

以常山爲阻

師古曰依山以爲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

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

宋○



祔曰弟子子  
字當作則

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

師古

曰不  
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

則送兒頃太后所

師古曰頃王之后年  
之太后故曰頃太后

相聞知禁止則

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  
者王之相

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

師古  
曰宗

室諸  
從也

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  
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  
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

師古曰共讀曰恭

次子

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祁云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垣邑

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

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

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

人取財物以爲好

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所殺發覺者

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

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

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

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卽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鬪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鬪鬪畫雲雷之

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鬪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

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

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

有漢使者來

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

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箝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箝

太后

啼諄

師古曰諄音火故反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師古

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

李太后亦已

師古曰已止也

後病薨病時任后

未嘗請疾

張晏曰請問也

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

師古

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宋祁云浙本犴反作犴友

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

俱出同車

○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犴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

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

○劉攽曰書史作吏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

太后

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

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

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

皆伏誅梁餘尙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

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

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

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

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

太傅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樞擊音一口反○

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

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

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

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

聞中蒿之言

應劭曰中蒿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師古曰蒿謂舍之交積材木

也應說近之

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

讀曰

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蠛宗室

孟康曰蠛

音漫師古曰蠛音秣謂塗染也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

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

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

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

案事者廼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曲也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之上

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

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師古曰著明也

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

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

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



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

師古曰逆

取曰篡

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

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

師古曰訊問也○宋祁曰百官

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

戒

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

諄暴妄行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連犯大辟

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

師古曰比比猶類也

不思改過復

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

譟置辭

師古曰抵距也譟誣譟也抵音丁禮反譟音來寘反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

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

放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譴不服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書本無實字

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

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

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八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

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

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

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

尙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

當伏重誅以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貫赦

曰貫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

卽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徼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

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

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

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

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  
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

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臣召南

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卽此高陽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廼說爲帝壹餐○史記作爲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臣召南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

作勝而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

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

臣召南

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

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  
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

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

梁餘尚有八城○

臣召南

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項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文帝初立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

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爲廷尉廷尉廼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

爲能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

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定官名典禮樂廼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

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

文帝謙讓未皇也

師古曰皇暇也

自以爲不當改制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

廼毀誼

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

師古曰適音誦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

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師古

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師古曰諭譬也

其辭曰恭承

嘉惠兮

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

竢罪長沙

師古曰竢古侯字侯待也

仄聞屈

原兮自湛汨羅

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

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干到反

遭世

罔極兮迺隕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鳥

虐哀哉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虐音呼

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師古

日鷓鴣鷓鴣怪鳥也鷓鴣惡聲之鳥也鷓鴣音尺夷反鷓音于鷓反鷓音休鬪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師古曰鬪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鬪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

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謂跖躋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

古曰跖音之石反躋音居畧反莊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

大夫也作寶劔因以冠名鈇刀為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于嗟默

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幹

棄周鼎師古曰幹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甌師古曰

甌音五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日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

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

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嗟若先生獨

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諄曰

李奇曰諄告也張晏

日諄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

師古曰壹鬱猶拂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

鄧展曰襲重也

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以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

倂蠖

獮以隱處兮

服虔曰蠖音梟應劭曰蠖獮水蟲害魚者也倂背也欲舍蠖獮從神龍遊也師古曰

倂音

夫豈從蝦與蛭蟻

服虔曰蛭水蟲蟻今之螻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蠖倂況從

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蟻字與蚘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螻音丘謹反

所貴

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

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

護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

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

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諄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

顏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師古曰言往長沙爲傳不

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也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

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

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祁曰浙本微作徵作徵者非是上言

徵注言證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尋日常師古曰水不泄爲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

螻螿

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木不容大魚而橫

鱣鯨於汙瀆必爲螻螿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爲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

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滌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

師古曰坐音才臥反

服似鴉

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上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

不祥鳥也誼旣

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

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

應劭曰太歲在卯爲單闕師古

曰闕音一葛反○宋祁曰單音禪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斜日昃時

止于

坐隅貌甚閒暇

師古曰閒讀曰閑

異物來崒私怪其故

孟康曰崒音萃

萃聚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

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及

曰野

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

師古曰子服者言如其美稱也

○宋祁云子服姚本作于服

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

期師古曰淹遲也

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師古

曰意字合韻宜音億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師古

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

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卽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蘇說是也

洸穆亡間胡可勝言

師古曰洸

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洸音勿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師古

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應劭曰李斯西

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讒  
身伏五刑○宋祁云注姚本伏作被  
傳說胥靡廼相

武丁

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

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師古曰極止也

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

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攽曰旱讀爲悍猛疾也

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

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

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師古曰烏猶何也

且夫天地爲鑪造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師古曰以冶鑄爲喻

合散消息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

孟康曰控引也

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

祁云注文貴借姚本作貴惜

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合韻音環

小智自

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祁云浙本徇作殉

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臣瓚曰謂夸泰也莊

子曰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

通而說者欲改字爲鉢蓋穿鑿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僭若

囚拘

李奇曰僭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偃僭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秘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

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

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僖字並音窘疑  
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獨與道

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  
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

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  
說也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師古曰恬安也

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  
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

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  
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

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澹息也  
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

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  
不以生故自保

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

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芥小顛也帶音丑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

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禱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

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

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

是時

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

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

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

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

記也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

音直吏反此以下並同

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

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

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

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濟蹒蹒不安貌

也音灼曰搶音信吳人罵楚人曰信信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信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宋祁云搶攘今

越本搶音仕庚反攘因女庚反未知孰是

非甚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

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爲急

使爲治

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

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

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

世法程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

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强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

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如淳曰爽忒也

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

應劭曰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

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吳

又見告矣

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

應劭曰鼎方也

行義未過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

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

權力且十此者虐

師古曰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

畧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

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宋祁云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黃帝曰

日中必蕤操刀必割

孟康曰蕤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蕤也臣贊曰太公曰日中不慧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蕤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

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

抗到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

豈

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

當是時而

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

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步鼎

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大也



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  
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

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

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試

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

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虐臣又知陛

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

師古曰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

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

擅爵人赦死辜

師古曰擅

專

也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

漢法令非

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園視而起

應劭曰園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

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  
自典客爲御史大夫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

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

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

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

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證驗也

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

師古曰既古禍字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

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而芒刃不頓者

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

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

至於髓髀之所非

斤則斧

師古曰髀股骨也髓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髓音寬髀音陞又音必爾反

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師古曰嬰繞也

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

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師古

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

用梁則又反

晉灼曰用役用之也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曰事執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

令

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晉灼曰事執可存

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

令海內之執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宋祁云舊本在作

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

于國

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

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

宅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師古曰須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丙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師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敞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爲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子十縣是爲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師古曰慮計也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師古曰倍讀曰背

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

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宋祁云新本開作

啓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稱誦其

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

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音止勇反

一脛之大幾

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

平居不可屈信

師古

日信讀

一二指搖身慮亡聊

師古曰搖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搖音丑六反○宋祁

云越本

搖作畜失今不治必爲錮疾

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爲治也已語終辭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

師古曰踈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盤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師古曰惠王齊

悼惠王○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蕃

屏則天下安故

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師古曰偪古逼字臣

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

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媯古侮

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

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

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

猶為國有人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亶倒縣

而已

師古曰亶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痺

服虔曰病痺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痺風痺

音壁辨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痺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漸本夫

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

後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

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槽槽上作桔臯桔

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師古曰被

音皮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誼自謂

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

執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

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

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

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之衆

唯上之令

師古曰聽天子之命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可爲

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如淳曰僮謂隸妾也

爲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

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

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內之閑中

服虔曰閑賣奴婢闌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妾

謂以偏諸縵著之也縵音步千反

美者黼黻

師古曰黼者織爲斧形黻者刺爲衆文

是古

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人屋壁

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

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妾緣其履

師古曰夔庶賤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盜賊

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

搖爲大耳

如淳曰好爲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

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

借父耨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以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也耨音憂

母取箕帚立而

諄語

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宋祁曰浙本帚作帚

抱哺

其子與公併侷

師古曰哺飮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侷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

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

音工奚反○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辱劉敞曰辱或作唇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

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

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

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歷音厥師古曰歷謂拔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

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

師古曰反還也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師古曰信讀曰天伸一曰信任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  
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劉攽曰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

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

剽音輟

塞兩廟之器

如淳曰塞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塞拔也音塞又音塞

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

類妙反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

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爲榮也師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此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

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爲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

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師古曰恬

安也音徒兼反

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篋

醫所以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

此非天

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儻



不修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  
僵偃也音疆

筦子曰

師古曰筦與管  
同管子管仲也

禮義

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

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師古曰若  
以管子爲

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  
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爲虛

師古曰虛讀  
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

獲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幾讀曰  
冀次下亦同

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  
曰經

也常令君君臣臣

師古曰君爲君  
德臣爲臣道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

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師古曰  
衆信謂

共爲忠  
信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  
執持而

順行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

之以刺船也詩云維繫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

反自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音于

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

罰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圉

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訛匍入井又

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

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擻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

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

師古曰嘗音讀曰嗜擇

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

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也○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

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

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有

過則記

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闕則諫

進善之旌

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

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諫之鼓

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

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

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

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觶而親餽之

師古曰餽與饋同

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師古曰鸞

和車上鈴也

步中采齊

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

趣中

肆夏

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

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

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音居  
謁反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

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

豈惟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鄙諺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

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

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

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

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

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

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

師古曰耆讀曰嗜

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

蘇林曰言

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宋祁曰漸本無者字爲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則教習然也臣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

矣

○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

夫禮者

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

師古曰顧猶反也

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

師古曰見善則遷畏暴而離

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師古曰取

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

矣

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宋

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

師古曰道讀曰導馭與馭同下類此

道之以

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師古曰裕饒也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

千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

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

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師古曰胡何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

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

等也廉側隅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

曰陵乘也

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廉耻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

師古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蹇音干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

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師古

曰遠離也

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

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笞馮棄市之法

蘇林曰馮音罵

然則堂

不亡陞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虜

師古曰迫迫天子也

廉耻不行大

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

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

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

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

余反。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

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列反

輪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

之官編次列也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

加此也

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

師古曰行音戶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覺面吞炭

鄭氏曰覺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覺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覺謂以物塗之取以覺鼓故謂之覺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

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

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耻

師古曰頓音鈍

莫詬亡節

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

廉

耻不立且不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音呼倒反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

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師古曰粹純也言其孰悉在羣下

俱亡耻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

坐汙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亮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

師古曰諍古呼

字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次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

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

聞譴何則曰冠釐纓

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

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

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

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

上不

使人頸盤而加也

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廬結反

其有

大擧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

使捽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瓦反

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

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憲

師古曰憲讀曰喜音許吏反憲好也好爲志氣也○宋祁曰王仲弓謂憲字宜曰喜讀爲憲

嬰

以廉耻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

孟康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

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

與之皆安

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

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

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禦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

致也主上何喪焉

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

久行

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

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

植立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唯淮陽代二國耳

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代北邊

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厪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鷹子也著音直略反

適足以餌大國

耳

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

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

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

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音謂

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

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

陽上東門之外

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畢

以爲王而天下安

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故大人者不牽

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

師古

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爲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

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

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

錢用諸費稱此

師古曰稱音尺

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

孟康曰列

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

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

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

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

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

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

欲皆如意○劉奉世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

亡事畜亂宿旤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後孰計

亦無火當  
去四點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

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

故使

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文帝

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

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卽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

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辜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

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

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

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

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大子建之子也大父卽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

見春秋傳

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

仇人之匈

師古曰刻利也音弋冉反

固爲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

碎也音武彼反○宋祁曰越本靡武皮反

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

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

也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揖此言勝爲有兩名

自傷爲傅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

廼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

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

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

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行以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日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  
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

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

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

反活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跖躡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躡爲廉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諄曰○按史記作訊日文選從之又如偃鰲獺史記作彌融燭遙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翮文選作遙增繳

服似鴉○臣召南按史記云楚人命鴉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鴉則二物矣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闕之歲兮以下凡

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強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

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刪節以入傳

可爲流涕者二○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爲長太息者六○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

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氏  
取爲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貌大臣  
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  
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  
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  
是也○臣召南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  
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  
師古取鄭說似誤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

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臣召南按利幾事見高紀幾本

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臣號爲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皆

在關東云云○

臣召南

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

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在雒陽行封冊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鼃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鼃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爲羣盜徙安陵

師古

日羣盜者羣衆  
相隨而爲盜也

高后時盜爲呂祿舍人孝文卽位盜兄

噲任盜爲郎中

如淳曰盜爲兄所保  
任故得爲郎中也

絳侯爲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爭人主雖亡

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

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

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

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

諫

上弗許淮南王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

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

何上不聽遂行之

○宋祁曰越本無遂字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

師古

日雍是扶風雍縣聞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刪

上輟食哭甚衷

師古曰輟止也益

入頓首請辜

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

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

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睜寐也睫音接○宋祁

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

○宋祁曰曾參字上漸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

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

師古曰顛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淵

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

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

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嚮

夫許由一讓

師古曰許由古高士

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盜常引大體忼

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

騎諫盜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

過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於是上笑下趙談談

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搯轡

師古曰搯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

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

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

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

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爲中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

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

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

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以立后

慎夫人適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

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是上廼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

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

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

刻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

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丞相良久乃

見因跪曰願請問

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



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

卽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

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爲材官蹶張

遷爲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

疏

○宋祁曰郎官者旣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宦者畧述禁中人耳

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曰

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而君自閉

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

師古曰箝籥也音其炎反

夫以聖主責愚相

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

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

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鼂錯

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

人吳楚反聞

師古曰聞聞於天子

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

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

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

如淳

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錯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嬰

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

吳吳可罷上拜盎爲泰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

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

乘及鼂錯已誅盎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

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吳相時從

史盜私盎侍兒

文穎曰婢也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

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廼亡去盎驅自追之

師古曰驅馳而追言

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

守盎校爲司馬

師古曰爲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盎

廼悉以其裝齎

買二石醇醪

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釀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臥

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

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

司馬夜引益起曰君

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何爲者司馬曰

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文穎

日言汝有親老

吾不足繫公

師古曰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司馬曰君弟去

師古

日弟但也

臣亦且亡辟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

君何患

適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

司

馬與分背

師古曰一時各去也

益解節旄懷之

如淳曰不欲令人見履步行

七十里

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

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軍擊

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

陸侯禮爲楚王以盜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

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師古曰湛讀曰沉

雒陽劇孟嘗

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

服虔

曰博戲之徒也

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師古曰凡人在生不

能無緩急之事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

於赴難齊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不以在亡爲

辭

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

文穎曰心季布弟也

今公陽從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

一旦有緩急

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師古曰多猶重

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

說其後語塞

師古曰塞不行也

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

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迺見盎曰

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

栝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

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

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

文學爲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石吏主故事

錯爲人隋直刻深

師古

日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音干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爲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

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

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

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畧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有利○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本作敗其衆而有

利大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日濺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木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師古曰少

古草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師古曰萑葦也葦葦也蕭蒿也萑音完

少木蒙龍支

葉茂接

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鋌之地也

師古曰鋌鐵把短矛

也音上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

靜不集

師古曰集齊也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

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

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

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曰五省視也

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

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跋反

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師古曰仄中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

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歟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

可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驍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驍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

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驍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驍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

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驕發發驕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

失之矣臬音牛

列反卽謂彘也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曰革筥以

皮作如鑑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梳一曰革筥若薦楯木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

師古曰薄迫也

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

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日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

也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衆

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卽橫耳無勞借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

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

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

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

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

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

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

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頴曰土地寒

故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

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

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

師古

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

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日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

先倡

師古曰倡讀日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執易以

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日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

師古曰壑古野字○

宋祁曰漸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

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

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

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

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

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苔

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

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宋祁曰以便爲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

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鈞反

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

連遮落

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

之

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扶目反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

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

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合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

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

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

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

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

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

師古曰稱副也

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

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師古曰輯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

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

虛也

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爲置醫巫

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攽

日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

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朝代則不置故曰假

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

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

習地形知民

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業也

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

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所徙之民

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

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則終身劊矣

師古曰劊懲艾也音初亮反○宋祁曰治字下

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

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

後未



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

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

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政及

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師古曰意

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

翼天子

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楙

師古曰楙美也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

蹤跡也一日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爲從

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

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以爲官師

師古曰師長也各爲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

爲諫爭輔天子

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

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

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智當作知

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吏

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

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師古曰諭

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

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於篇

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

師古曰重音直隴反

興自朕躬

師古曰言

朕自發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張晏曰毋爲有司枉撓也

烏虜戒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

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

孟康曰曹窋參子也

汝陰侯臣竈

如淳曰夏侯嬰子也

潁陰侯臣何

文潁曰

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

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

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爲窋等所

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

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議也

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

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

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

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迺以臣錯

充賦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

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

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之土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

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

直畧反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

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疑如膏

五穀熟祆孽滅賊氣

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

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

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

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

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

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

及人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

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

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

音弋 政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

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日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言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爲人臣

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

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

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

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奔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

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

顧其功

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

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日縱

以禁天

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

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

傷民

師古曰  
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

師古曰  
謂逆主

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  
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

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

師古曰  
辟讀曰

僻騫損也  
汙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

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

之賢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與  
讀曰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

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

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

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



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

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

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

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

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

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

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歛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奮自賢

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爲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爲恐懼而爲諂諛也恐

音丘  
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

心法令煩懣

師古曰懣痛也言痛  
害於下懣音干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

身自射殺

○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  
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

天下

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

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

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  
讀曰唱

絕

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

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如淳曰覆陰  
也露膏澤也

絕秦之迹除其

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

文穎曰燒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

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拏

非謗不治鑄錢者除

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

通關

去塞

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

不孽諸侯

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

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

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

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爲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

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

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

張晏曰宮刑也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

師古曰各就其

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師古曰視讀曰示

所爲天下興利除害

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  
下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  
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  
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  
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  
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

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

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

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

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

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

臨制天下至今

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其

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

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

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

曰究竟也

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中茅之愚臣言

○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

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

師古曰  
堧者內

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

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

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

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

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

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

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

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

師古曰讓責也

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

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

上問盎曰君當

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

師古曰卽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

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  
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  
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  
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  
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上卒問盜

師古曰卒竟也

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

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迺拜盎爲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

中尉嘉廷尉歐

師古曰張歐也音區

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

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

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

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

衣朝服也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

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

所來卽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

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

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

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

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爲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中

○宋祁曰

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

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

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

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爲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時值其世得聘其才

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壹說果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身亦不

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爲將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爰盎傳爰盎○史記作袁

臣召南

按爰與袁轅通史游

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曰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  
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  
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盎史記作袁漢  
書作爰實係通用

任盎爲郎中○郎中史記作中郎

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史記作主兵柄

今絲欲刻治○按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  
欲劾治下文絲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爲得之

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云云○臣召南按此文刪去史

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于錯傳中也

鼂錯傳及劉帶同師○劉帶史記作劉禮

爲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六百石○林駟曰史記注  
應劭曰掌故百石此注六字衍文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奉世曰長戟恐訛○胡三省  
曰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復爲一城○真德秀曰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

連有假五百○劉奉世曰謂假司馬之類○胡三省曰  
五百卽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

爲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  
行旅從依古義也

上與錯議出軍○

臣召南

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嬰

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  
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翟不當有  
翟字此陶青也訛與景紀同

贊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李觀曰史臣  
責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畧與  
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沮其子爲忠也



孰可擬議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索隱堵韋昭音褚又音如字地名屬

南陽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貲五百萬得爲

常侍郎師古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宋祁曰百官

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

亡所知名釋

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

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

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

師古曰令

其議論依附時事也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

○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

文帝稱善拜釋

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

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

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師古曰觀

猶示也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張晏

日材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日陛下以絳

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

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哉

晉灼曰喋音喋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師古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

以故

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

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

師古曰嚮

讀曰嚮錯音子故反

文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

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

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

厠

師古曰厠岸之邊厠也解在劉向傳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

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卽今之以

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

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

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

文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

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

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

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也

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

師古曰言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如淳

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師古曰公謂不私也

今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干故反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

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共

讀曰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

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然以逆順爲

基○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

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

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祁云新

本抔作括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

釋之持議平

○宋祁曰啓作咸

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師古曰以嘗勃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

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

師古曰職音武伐反

顧謂釋



之爲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

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

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

重之

○宋祁曰聊使結韞疑云聊廷使跪結韞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中署長

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爲

郎也崔浩以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爲郎正問從何處來爲郎崔說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是索隱過音戈

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

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

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

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

廉頗李牧爲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劉敞曰

聞廉頗李牧爲人卽是知其實矣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廼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陛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

懼之言解在陳平傳○宋  
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聞處

虜

師古曰何不問  
隙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制之

韋昭曰門中樞爲闡  
師古曰音牛列反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  
覆白之也音

芳目

反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穀騎萬三千匹

師古曰穀張弩也音邁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良

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

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

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

趙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伯讀曰霸

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趙幽王

其母倡

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

○宋解曰聚一

作最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服虔曰私假錢也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尙

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

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尙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

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

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廼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尙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

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太

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爲官

以嚴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

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燒也比音頻寐反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舉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爲

滎陽令黥耻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爲中大夫以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黥學黃老言治官

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爲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

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黥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

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

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

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之爲人

應邵曰傅伯梁人爲善孝王將素抗直也

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爲禮黥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

黥對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虜上怒變色  
而罷朝公卿皆爲黥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黥之戇也

羣臣或數黥

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

黥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虜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黥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爲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

師古曰瘡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

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

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

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應邵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爲

師古曰言何爲乃紛亂而改更也

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

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

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

是時漢方

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母起兵

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

上方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

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上分別文法湯等數決讞以

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以

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

日說讀

日悅 欲誅之以事

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

弘爲丞相廼言上

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

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

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

將軍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

大將

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

發蒙耳

師古曰說音式銳反

上旣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

黥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黥同位黥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黥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黥褊心不能無少望也師古曰褊隘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上黥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

矣

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

帥衆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漢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

馬

師古曰餘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黥曰長

安令亡罪獨斬臣黥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

之人乎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五百餘人黥入請問見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

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

師古曰卽數百鉅萬也

臣愚以爲陛下得

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

下塞百姓之心

師古曰塞滿也

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如邊關乎

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闡也

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

師古曰贏餘也音戈成反

又以徵文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  
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

師古曰郊謂交  
道衝要之處也

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

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師古

日填音  
大賢反

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

師古曰  
思報效今

病力不能任郡事

師古曰力  
謂甚也

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師古  
曰言

後卽  
召也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師古曰顧  
謂思念也

吾徒得君重

師古  
曰徒

但也重臥而治之黠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黠棄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

師古曰與讀曰豫

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

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

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師古曰舞

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

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黠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黠

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

耳

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黠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爲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

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服虔曰景帝王

皇后兄也

信任宏

蘇林曰任保舉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

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於阨

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

聲聞梁

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



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

分別遠近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

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

師古曰恐不稱其意

自見年少官薄

劉

攷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卽以爲慊然自見當屬上句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

師古曰大父謂祖父音胡浪反

武帝卽位當時稍遷爲

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魏

其時議貶秩爲詹事

師古曰議田塲及寶嬰事

遷爲大司農當時爲

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

宋祁曰邵本無下字

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卽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印音牛向  
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

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

稱說皆言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

轂言薦舉人如推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

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

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

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

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儼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儼也

師古曰儼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  
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儼音子就反

入多逋負司

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

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  
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

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

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  
落散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

蘇林曰邳音圭  
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

日填滿  
也音田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  
靜無人行也

後復爲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  
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

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  
見音胡

電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爲孝文親詘帝  
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  
雄也信讀曰伸曷爲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  
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前漢書卷五十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張釋之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注視其屬官盡不能對  
○胡三省曰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  
右視也顏注非

然以順逆爲基○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宋祁曰啟作咸○臣召南按

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爲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  
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  
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卽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  
無謂

馮唐傳爲郎中署長○史記作爲中郎署長又父老何  
自爲郎父老知之乎史記並無老字

趙將李齊○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  
鹿時

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卽租也

汲黯傳至黯十世○臣召南按史記作七世又治官民

史記作治官理民此傳於史記本文字句多所刪節  
處如嚴助言黯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漢書改守城爲守戍又刪  
深堅以下二句黯言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

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漢書刪去是所謂一句皆不如本文遠甚

召爲主爵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黜以建元六年爲

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爲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尉掌列侯

居淮陽十歲而卒○史記作七歲

鄭當時傳遷爲大司農○臣召南按史記作遷爲大農

令是也當時爲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日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

下邳翟公爲廷尉○臣召南按公卿表翟公爲廷尉在



元光五年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